

冷齋夜話

宋 釋惠洪 著

全

進步書局校印

宋釋惠洪著

冷齋夜話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冷齋夜話卷一

宋 釋惠洪著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欲渡觀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惟玉麈尾。即以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獻之。風愈作。又以宣包虎帳獻之。皆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扇頭題韋應物詩曰。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之。懍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甯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帆一餉而濟。予觀江神必元祐遺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東坡初未識秦少游。少游知其將復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能辨。大驚。及見孫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向書寺壁者。豈即此耶。予往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口占嘲之曰。十八應聞解唾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進齋去。未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敘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曰。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相煩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家要飯。入其門。壁間有畫僧形狀。了然夢所

見也。時朱世英守臨川。異之。使迎還。為閣藏之。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東坡倅錢塘日。夢神宗召入禁宮。女環侍。一紅衣女捧紅靴一雙。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中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視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曰。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詔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作尼童詩曰。應將白練作仙衣。不許紅膏汙天質。事見則天長壽一年詔書。曰。一應天下。尼當用細白練為衣。作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事見鬼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崖蜜櫻桃也。作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幡然清瘦。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行有機辨。當戲之。跋陀趨外陞。世祖曰。摩訶行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陞。



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惟一死耳。李太白詩曰。昔作芙蓉花。今為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陶弘景仙方注曰。斷腸草不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花。陳瑩中為予言。神宗皇帝一日夜後苑見牧豎狔者。問何所用。牧者對曰。自祖宗以來。長令畜之。自推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豎者。前朝不敢易。亦不知果要用。神宗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數月。衛士忽獲妖人。急欲血澆之。禁中卒不能致。神宗方悟太祖遠略亦及此。

東坡南遷。侍兒王朝雲者。請從行。東坡佳之。作詩有序曰。世謂樂天有鶯駘放楊枝詞。佳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夢得詩曰。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云。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則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數妾。四五年相繼辭去。獨朝雲隨予南遷。因讀樂天詩。戲作此贈之云。不學楊枝別樂天。且同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板舊因緣。丹成隨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三年七月十五日。朝雲卒。葬於栖禪寺松林中。直大聖塔。又和詩曰。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惟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卧竹根無遠近。

夜燈數禮塔中仙。又作梅花詞曰。玉骨那愁瘴霧者。其寓意為朝雲作也。秦少游曰。唐詩閨怨詞曰。繡閣開金縵。銀臺點夜燈。長征君自慣。獨卧妾何曾。此正語病之著者。而選詩自謂精之。果精乎。參寥子曰。林下人好言詩。纔見誦貫休齊己詩。便不必問。

前輩訪人。不過皆不書壁。東坡作行。不肯書牌。其特地止書壁耳。候人未至。則掃墨作竹。

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恥為五斗米。屈於鄉里小兒。棄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美於華軒。漢高帝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為人。問士大夫。蕭何何以知韓信。竟未有答之者。

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靄靄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



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按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此其得淵明之遺意耳。

東坡曰。予少官鳳翔。行山求邱。見壁間有詩曰。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故其海上作濁醪。有妙理賦曰。嘗因既醉之適。方識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異哉。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空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樾柿。亭奈厚朴。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

東坡嘗對歐公誦文與可詩曰。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歐公笑曰。與可無此句。與可拾得耳。世徒知與可掃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諸家之妙。詩尤精絕。戲作鷺鷥詩曰。頸細銀鈎淺曲。脚高綠玉深翹。岸上水禽無數。有誰似汝風標。

東坡曰。世間之物。未有無對者。皆自然生成之象。雖文字之語。但學者不思耳。如因事當時為之語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則其前有雍齒且侯。吾屬何患。太宗曰。我見魏徵常媚嫵。則德宗乃曰。人言盧杞是姦邪。

東坡在儋耳。有姜唐佐從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東坡借其手中扇。大書其上曰。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崖從此破天荒。又書司命宮楊道士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黃金不可成。白髮日夜出。開眼三十秋。速於駒過隙。是故東坡老。貴汝一念息。時來登此軒。望見過海席。家山歸未得。題詩寄屋壁。有禁女插茉莉。嚼檳榔。戲書姜秀郎几間曰。暗麝着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放如此。

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日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曾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所以荆公菊詩曰。千花萬卉彫零後。始見閒人把一枝。東坡則曰。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



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又如李翰林詩曰。鳥飛不盡暮天碧。又曰。青天盡處沒孤鴻。然其病如前所論。山谷作登達觀臺詩曰。瘦藤拄到風烟上。乞與遊人眼界開。不知眼界濶多少。白鳥去盡青天回。凡此之類。皆換骨法也。顧況詩曰。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其詩簡拔。而立意精確。舒王作與故人詩云。一日君家把酒盃。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江邊路。到老相逢得幾回。樂天詩曰。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南中作詩云。兒童慣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醉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學者不可不知。

詩人多用方言。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為黑暗。故老杜詩曰。黑暗通蠻貨。又謂睡美為黑甜。飲酒為軟飽。故東坡詩曰。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

歐陽文忠公慶歷末宿采石。舟人再睡。潮至月黑。公方就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答者曰。有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為携至。五鼓岸上臘臘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有且行且答者曰。道場不清淨。無所得。公異之。後遊金山。與長老

瑞新語新曰。某夜還水陸有施主携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眾恐使人問其時。公宿采石之夜。其後蔡州求退之銳者。亦其前知然耶。時公自參知政事除蔡州。黃魯直熙甯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甯黃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已六十。親故憂其禍大。又南方瘴霧。非菜肚老人所宜。魯直笑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魯直竟歿於宜州。較采石之鬼何愚智相去三十里。豈魯直癡絕故欺之耶。

宋太祖將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因作偈諷之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似去年紅。豔曳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旋渡江。



冷齋夜話卷二

宋 釋惠洪著

韓魏公罷政判北京作園中行詩風定曉枝蝴蝶閒雨勻春圃桔槔閒又嘗謂意趣所見多見於嗜好歐陽文忠喜士為天下第一嘗好誦孔北海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范文正公清嚴而喜論兵嘗好誦韋蘇州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東坡友愛子由而性嗜清境每誦何時風雨夜復此對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詩曰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又曰九衢塵土烏靴底想見滄洲白鳥雙又曰夢作白鷗去江湖水貼天又作演雅詩曰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似我閒

予問山谷今之詩人誰為冠曰無出陳師道無已問其佳句如何曰吾見其作溫公挽詞一聯便知其才不可敵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

洪駒父曰柳子厚詩曰勢雷一聲山水綠勢音奧而世俗乃分勢為二字誤矣如老杜詩曰雨脚泥滑滑世俗為雨脚泥滑滑王元之詩曰春殘葉密花枝少睡起茶親酒盞疎世以為睡起茶多酒盞疎多此類

予與李德修游公義過一新貴人貴人留食予三人者皆以左手舉箸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予遂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歐陽公黃牛廟詩曰石馬繫祠門東坡錢塘詩曰我識南屏金鯽魚二句皆似童稚語然皆記一時之事歐陽嘗夢至一神祠祠有石馬缺左耳及謫夷陵過黃牛廟所見如夢西湖南屏山興教寺池有鯽十餘尾金色道人齋餘爭倚檻投餅餌為戲東坡習西湖久故寓於詩詞耳

予嘗館州南客邸見所謂嘗賣者破篋中有詩編寫本字多漫滅皆晉簡文帝時名公卿而詩語工甚有古意樂府曰繡幕圍香風耳節朱絲桐不知理何事淺立經營中護惜加窮袴隄防託守宮今日牛羊上邱壠當時近前面發紅云云前輩多全用其句老杜曰意象慘淡經營中李長吉曰羅幃繡幕圍春風山谷曰牛羊今日上邱壠當時近前左右瞋予見魯直未得此書窮袴漢時語也今襠袴是也

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值千錢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



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歐公王禹玉俱在翰苑。立春日。當進詩貼子。會溫成皇后薨。閣虛不進。有旨亦令進。歐公經營中。禹玉口占便寫曰。昔聞海上有三山。烟鎖樓臺日月閒。花似玉容長不老。只應春日勝人間。歐公喜其敏速。禹玉歐公門生也。而同局近世盛事。其詩略曰。當年叨入武成宮。曾有揮毫氣吐虹。夢寐閒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云云。

老杜詩曰。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鳬鷗並母眠。世或不解稚子無人見何等語。唐人食笋詩曰。稚子脫錦襦。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笋明矣。贊甯雜志曰。竹根有鼠大如貓。其色類竹。名竹豚。亦名稚子。予問韓子蒼。子蒼曰。笋名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詩亦可耳。

老杜北征詩曰。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姒。意者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曰。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如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白樂天長恨詞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哉。其去老杜何啻九牛毛耶。北征

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沈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澤。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澤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公澤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獨黨存中。正仲怒曰。我所見如此。偶同存中。便謂之黨。則君非黨吉甫乎。一坐大笑。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如符讀書城南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又胭脂蓋眼卧壯士。大招挂壁何由彎。皆自然也。襄陽魏泰曰。韓退之詩曰。剝苔吊班林。角黍餌沉塚。竹非墨點之班也。楚竹初生。蘇封之。土人所之。浸水中。洗去蘇。故蘇痕成紫暈耳。

鄒志完南遷。自號道鄉居士。在昭州江上為居室。近崇甯寺。因閱華嚴經於觀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後。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有如觀世音寶陀山岩竹。今猶在。昭人扃鎖之。以俟過客遊觀。比還過永州澹山岩。岩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岩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達。饑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向求蔬食。僧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之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為詩。公令賦食蒸豚詩。操筆立成。曰。膚長足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薦。軟熟真堪玉筍挑。共把羶根來比並。羶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東坡元祐初見公之玄孫訥。夜話及此。為記之。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之至海上。見海中央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眾。題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常此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鐘鳴。平甫頗自負不凡。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來夢覺時。

安世高者。安息國王之嫡子也。為沙門。漢桓帝建和初。至長安。靈帝末關中大亂。謂人曰。我有道伴在江南。當往省之人曰。遊宦乎。沙門乎。曰。以嗔故為神。然吾亦往廣州償債耳。世高舟次廬山。却亭湖廟下。廟甚靈。能分風送往來之舟。世高舟人捧牲請福。神輒降曰。舟有沙門。乃不俱來耶。世高聞之。為至廟下。神復語曰。我果以多嗔。

至此業今家此湖千里皆所轄。以雖嗔而好施。故多寶玩。以縑十疋。黃白物付君。為建佛寺。為冥福。今洪州大安寺是也。秦少游南遷。宿廟下。登岸縱望。久之歸卧舟中。聞風聲。側枕視。微波月影。縱橫追繹。昔常宿雲老。惜竹軒見西湖月色如此。遂夢美人。自言維摩詰。散花天女也。以維摩詰像來求贊。少游愛其畫。默念曰。非道子不能作此。天女以詩戲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詩詞妙天下。廬山對眼可無言。少游夢中題其像曰。竺儀華夢。瘴面囚首。口雖不言。十分似九。天笑覆大千。作獅子吼。不如博取妙喜。如陶家手。予過雷州天甯。與戒禪夜話。問少游字畫。戒出此傳。為示少游筆蹟也。



冷齋夜話卷三

宋 釋惠洪著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從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以文章名世。而其意超邁如此。吾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故老杜謂之詩史者。其大過人在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川子歸醉詩曰。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王荆公用其意作扇子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團。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舒公云。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句。謂有神助。其妙意不可以言傳。而古今文士多從而稱之。謂之確論。獨李元膺曰。予反覆觀此句。未有過人處。不知舒公何從見其妙。蓋古今佳句。在此一聯之上者尚多。古之人意有所至。則見於情。詩句蓋其寫也。謝公平生喜見惠連。夢中得之。蓋當論其情意。不當泥其句也。如謝東山喜見華曇。羊叔子喜見鄒湛。王述喜見坦之。皆其情意所至。不可名狀。特無詩句耳。

予自井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動類斜州。予兒童時戲劇處也。嘗春深